

白的悲哀

（一）
你還記得「白衣人」麼？

給你寫這封信的人，就是「白衣人」的弟弟。七年前，他還是一個十四歲的孩子，今天，他假如突然站在你面前，你會大大的駭異。因為他現在是一個魁偉的人，有着結實的身體，結實的心，軍裝皮帶綁腿，粗野蠻強，可算是一介不折不扣的武夫了。設想在你面前放下長槍，裝上刺刀，替你作幾個攻擊敵人的姿勢，你一定會瞠目結舌，而又稱奇不已的。「這就是七年前的弟弟麼？」你許在心裏問，而他，讓我說一句似乎是恣野的話吧，却一定要在心裏發笑哩！告訴你，他的年齡雖然剛滿二十，但在他搶命的刺刀下死去的敵人却不在二十隻以下（說「隻」，你不会認為是用錯了字吧？），平均分配，一年恰好一隻，搶回的生命便可算是一年一回；每搶回一次，心裏便這樣想道：「淺算在變二世人了！」——計算起來，現在直是在變第二十世人呢，真是「不亦快哉」！

七年以前，他，那孩子，因為富於幻想的關係，你不是曾許他是一個未來的詩人嗎？七年以後的今日，他却出你意外的變成糾糾武夫了。什麼緣因呢？這和「白

衣人」有密切的關係：

「白衣人」是怎麼死的？你想來不會忘記。一個偶然的機會，使他在某雜誌上，看見了你的「白的故事」，他非常興奮，於是轉交給他母親看。他母親是怎樣個富於幻想的人，你想來也一定記得。她於是把「白衣人」的墳墓塗成雪白，使她的的確確老老實實地變成了一座「白的墳」。『白的墳』呀，便是一座『白的土堊』，墳外，又是一圈『白的牆』。你怎麼說呢？這不富有詩意嗎？

然而敵人的炸彈，却光顧到了九江。且再四，炸到了九江鄉下。一切建築物都變成了灰色；灰色的房屋，灰色的牆壁，灰色的廟宇，灰色的教堂……灰色成了人們的保護色。灰色普遍到了整個人生。在空襲恐慌中，黑白早成了死亡的鄰居，生在却緊靠着灰色。你這酷愛白色的人，不感到慘傷，不感到憤怒嗎？但是「白衣人」的墳墓，却始終是一座「白的墳」。墳前，始終是「白的土堊」，墳外，始終是「白的圍牆」。誰也不會注意到那一片白色。誰也不相信一座墳墓，會變成敵人轟炸的目標。

可是，說來奇怪，牠竟成了敵機的獵物；而且說來又出乎尋常的悲慘，當敵彈轟炸着牠時，「白衣人」的母親卻正在墳前，於是牠同墓中人一齊被毀，在「轟」的一聲巨響後，生人與墳墓遂都失了蹤跡，除剩下一小角「白的圍牆」外，便只是

一個大坑！大坑，巨獸的口，牠吞去了他的母親和他潔淨的姐姐的屍首！

『家仇與國難，使他變成了一個粗野蠻強的軍人……』

x x x x x

從一個分別已久的好友處，來一封長信，不論怎樣也可算是一件稀有的快活事。但這封信我還不曾讀完，一些鮮明的往事便一幕接着一幕地在我的記憶裏擠了出來。我只好擱下信箋，讓回憶活動着了。

(二)

七年以前，我在江南杭州中學讀書。學校背後，便是馳名的廬山；前面，是有着西湖之稱的甘棠湖。湖的對面才是九江市。學校與市井，像是可望不可即的樣子，因此早晨和晚間，學生們可以自由地走出校門，投到大自然的懷抱中去。湖光山色，更和我結了不解的因緣，每當晨風吹進了湖水時，每當黃昏的羽紗籠上了樹梢時，我總在湖畔徘徊着，沈吟着。心情平和時我追憶柴桑的五柳先生，想像他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的風致；精神奮發時我『遙想公瑾當年』，左擁新婦小喬，右手指揮水師（甘棠湖中，尚有周郎的點將臺）的那種既風流又雄壯的氣概；但在我悽惶欲絕，想到國土破碎的時候，也會苦憶兩千年前的屈原，我安能斷定他不曾到這湖畔來徘徊過沈吟過呢？眼看國家日趨破亡，他的心情當是怎樣地悽絕